



“推理热”： 在逻辑之美外， 感受文学之美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
实习生 周颜佳

A 推理元素“火”不等于推理文学“火”

作为资深推迷，张禾（化名）回忆起十五年前，还是小学生的她被日本动画《名侦探柯南》的第一部剧场版《漆黑的追踪者》深深吸引。随后，张禾在长春出版社引进的柯南漫画中尽情畅游，渐渐地，阅读日本著名推理作家东野圭吾的小说也成为她放学后的乐趣。但张禾将阅读推理小说视为一种娱乐方式，并不将其等同于其他文学作品。

《推理大无限》作者卢治尽管自谦为推理小说界的“初级爱好者”，但她却密切关注国内推理文学动态，将她对推理世界的种种好奇与思考，汇聚成了《推理大无限》一书。

“我们正处在推理文化热潮之中。”卢治研究发现，在欧美和日本，推理文化的兴衰都与中产阶级的崛起和都市趣味有关。然而在中国，尽管有各类视听化娱乐方式

带动推理元素的流行，推理文学本身却远不如武侠、科幻等文学门类那样受到重视。

“《隐秘的角落》出圈了，而紫金陈没有；《漫长的季节》有悬疑推理元素，但人们并未充分地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它。推理元素遍地开花，推理文学在哪儿？”卢治认为，推理元素火了，并不等同于推理文学火了，“在大众普遍认知中，推理小说并没有被当成严肃文学作品对待。而有不少早期推圈作者放弃小说创作转而投身综艺、游戏、影视策划或编剧行业”。

新星出版社营销编辑南丁则认为，影视、综艺、剧本杀等新娱乐形式，看似冲击了推理小说，实际上是互相助力的。推理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文本，转化为视觉化、娱乐化产品时，增加大众对推理小说的认知度和市场接受度。

B 国内“推圈”还需努力出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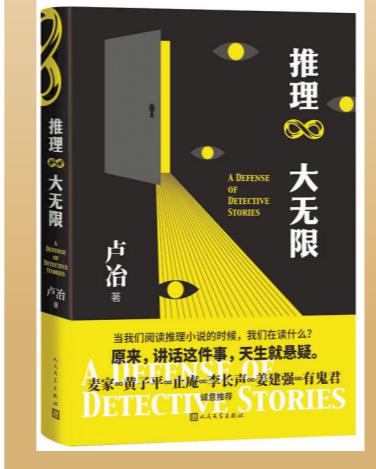
南丁说，本土推理文学史存在一个断裂点，“民国时期国内就引进了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等作品，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，国外推理小说的引进暂时中断了。”直到上世纪80、90年代，中国才重新拥抱了这一文学形式。

卢治认为，如今的中国原创推理文学某种程度陷入一种困境——新人作者很难得到出版社重视，成熟作者销量不佳，整个生态得不到改善。

而新星出版社专注国内外推理小说出版的“午夜文库”如今销量颇佳。南丁作为负责这一项目的营销编辑，她有不同看法：“去年我们午夜文库推出了31种新品，再版图书30种，还有两种新漫画。每年大约出版60种作品，出书频率一直很稳定。”

南丁认为，国内原创推理作品虽然有着一批忠实读者，但她坦言：“柯南道

目前，“推理热”正从出版阅读向影视改编延烧。按图索骥，其实有一个渐进的过程：以吉林出版集团、新星出版社等开始系统译介异域推理作品作为一个早期的信号，中期过渡到福尔摩斯等剧集的观看热潮，后期是以综艺节目《明星大侦探》、狼人杀、剧本杀、密室逃脱和悬疑题材影视的大流行为标志。透视这股热潮，其中蕴含着怎样的玄机？它将向何处去？



尔的福尔摩斯系列、阿加莎的经典等家喻户晓的作品在销量上依然占据优势。”

日本推理小说对中国市场的影响尤为显著。南丁解释道：“东亚‘邻里’文化的亲近感让日本推理小说更易于被中国读者接受。特别是新本格推理，像岛田庄司的作品，对很多中国作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”她提到，国内许多作者的创作模式都受到了日系推理小说的影响。

南丁表示，经过多年来的沉淀，如今国内的推理创作者数量可观：“我们与高校推理社有联系，很多成员都在尝试创作。去年发起的第二届新星国际推理文学奖也吸引了大量稿件。令我们惊喜的是，不仅是年轻人，有不少成熟、年长的作者也在创作推理小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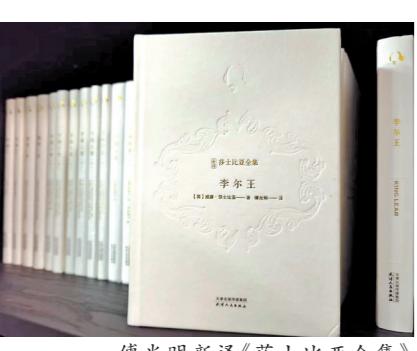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高校推研社在本土推理文学的发展中是不可小觑的新生力量。尽管如此，卢治也认为，国内“推圈”还需努力出圈，距离真正繁荣昌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

甚至借助于计算机的语料库的比对，试图证明合作的结论，有可能一开始就跑偏了

微观

莎士比亚作品 不是莎士比亚写的？

□张薇



份、情节和台词。在演出中，演员也一直在更换，由于每位演员的理解和阐释都不一样，所以台词的设计也可能不一样。传记家阿克罗伊德在《莎士比亚传》中指出：“演员会对台词或念台词的方式提出建议，甚至还会帮助构思一些新的情节以推动剧情发展”，“戏剧从来就没有定稿，而是需要经过不断且必要的改动”，某年演的是一个样子，过几年再演，又是一个样子，于是出现了又一个又一个的改编本，当然，都是以莎士比亚最初的剧本为蓝本，改多改少视情况而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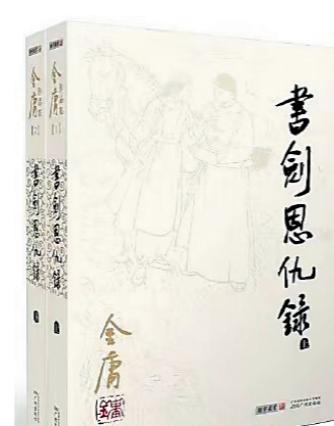
莎士比亚的作品都是由他人出版的，这里的情况也多种多样。学界认为：一，别人拿着莎士比亚的手稿去出版，这里的莎士比亚手稿其实也有情况变化，比如，莎士比亚自己也会修改。梁实秋先生在谈《哈姆雷特》前后不一致问题时曾说：“这改稿之间，难免有顾此失彼和前后不贯之处，所以‘哈姆雷特问题’也许正是大半由于改稿而起，亦未可知。”二，剧场工作人员拿着提词本的誊写稿去出版，再把它卖给出版商，以此赚钱。三，演员们把排练中修改过的文本出版，甚至可归入盗印版。四，可能是巡回演出时的文本，由于时间、场地的限制，不得不有所删节。五，运用速记法记录，即专门派一个人在演出时记录台词，由于当时的速记法很不完善，只能记下一个大概，把这种速记稿拿去出版，讹误很多。六，编者们进行了修订，使其完善。多种情况自然就诞生了多种版本。

在原始剧本的创作中，莎士比亚不见得会与人合著，但后来也许听了一些演员或股东或剧作家的建议，产生了改编本，可能还不只是一个改编本，于是，印刷出来就有不同的版本。如果莎士比亚作品是经他和演员们改动过的，那就无法考证到底莎士比亚独立写了多少，后来集体改了多少，那些绞尽脑汁求证莎翁作品是他与其他剧作家合著的努力将是枉然。就像彼得·埃蒙森执意要破译莎士比亚的密码，以证明这些作品不是莎士比亚写的而是培根写的一样，终究是痴人说梦。

只要是文章就要遵守基本的语法规范，只要是文学就要遵守基本的叙事逻辑

漫谈《书剑恩仇录》的瑜中之瑕

札记



关于金庸的小说，读者之多难以计数，赞者众，弹者亦不少。说实话，凭空建构起这么一个有足自的武侠逻辑的文学世界，并不容易，但瑜中瑕，不免让人遗憾。有人认为，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，不应该以纯文学的标准来要求，问题是只要是文章就要遵守基本的语法规范，只要是文学就要遵守基本的叙事逻辑。下面就谈谈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中的几个瑕疵。

在小说的开头，武林高手陆菲青隐瞒身份潜伏在总兵府里做家庭教师，有仇家深夜找上门来。陆菲青为了避免被攻击，不从窗户出去，而是沿壁而上，从房内“抓住天窗格子，喀喀两声，拉断窗格，运气挥掌一击，于瓦片纷飞之中跳上屋顶……”这时可以明显看出，天窗格子被拉断了，瓦片也“纷飞”，破碎了不少，应该也发出了不小的声响，而且是晚上，正常来看，无助于情节的发展，也无特别象征意义，纯粹是为写而写。

人物的情感表现和转折处理也过于

经过一场野外恶斗，陆菲青杀死了仇家，自己也受了重伤，之后跌跌撞撞推开房门进来，而且吩咐刚好路过的李沅芷关上门别作声。但李沅芷还是请了大夫来为他治疗，而且还央求父亲聘请名医，可见陆菲青的受伤还是为李的父亲知道了，但他竟然没有追究事情原委从而知悉的身份；而且他家书房的天窗坏了，屋顶的瓦片也破碎了，日后总要找人修补或追究原因，但小说中还是全无交代。

仅就这两个地方，一是不符合生活逻辑，二是不符合小说逻辑。按理说，总兵府中如此大动静，总会惊动兵丁人众，并可能因此发现陆菲青的身份，由此改变小说的走向。但小说对此全无交代。

再比如，陆菲青这李秀夫人去杭州的路上，开始的时候，半路上包括李沅芷都与红花会的人、清兵不断恶斗，但似乎小说只顾着渲染车外的打斗，竟然没有谈及坐在马车里的李夫人的反应，既没有人骚扰，也没有人照应。

第三回约15000字，全是写红花会的人因误会闯进铁胆庄，双方不断地缠斗，一招一式来往往打个不休，竟然没人发现这是一个误会。这样的描写从推动小说的情节发展、刻画性格来看毫无益处，让人感觉是图热闹凑字数，虽然也戴着为国为民的高帽子。

没完没了的情仇恩怨，对于人物表现基本没有什么用处。很多人物并不重要，但他们既有名字，还有外号，其实出场不久就被打死了，花那么多笔墨在这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意思？并没有性格或命运的展开，无助于情节的发展，也无特别象征意义，纯粹是为写而写。

人物的情感表现和转折处理也过于



希区柯克电影海报



《元曲讲读》
杨栋 著



“以鲁注鲁”，不仅对小说涉及的历史事件、典故、民俗等加以考释，还大量引述鲁迅同时代人和后来研究者的分析，更引用鲁迅杂文、书信等原文。



叙述秦汉时期游士与游侠兴起又渐趋消亡的过程，描绘这一时期广阔的历史图景和多彩的社会风尚。



精选阿多诺的论笔22篇，试图呈现这位思想家在社会、文化与文学层面的相关思考。



巴西现代史学和社会学的奠基著作之一，一部推动了20世纪巴西社会“重塑巴西”运动的主要著作。